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邵士洙

鶴山集卷三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督府書

揚州趙制置

國事如此正吾儕相與一心戮力共濟囏危之時誠如來諭肴會于京口獲傾衷曲乃所望也第未知牙纛一出則不無後顧之憂否比見廟堂出示侍郎近書至有援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淮一面未

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處分周密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久可速不至為所縈繫也

丞相

趙揚州援襄之議已久朝廷所以難其事者慮其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以是下問某莫知所對即奏云容前途與趙某商量是日在門外胡内機顈見訪袖出趙書乃是要來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記得大丞相嘗賜敎云到京口合約趙帥與商量淮東事遂荅書許

其來會既遣書行今日又得申狀私書來決此議且云
先已申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大丞相何以應之某頃
嘗面稟淮東有警如人一方痛一面病尚可治療若虜
據上流則腰脊中斷不可以為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
輕重是時曾樞密堅執其說今又月餘竟無成說雖遣
李虎行調遣數項人前去援荆襄而趙意猶未蒲且曰
今之諸將皆某熟識似以所遣將士為不可恃必欲自
行某既與期會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早有定論以答

之緩急輕重雖如前説終是淮東一動之間内有北人外有東寇易得瞰虚以乘其後或云吴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口亦不可輕或云丘漕可託庶趙帥無後顧之憂抑未知趙意以丘為何如又李虎既提七千人遠出而趙帥又行維揚不無空虚之憂否凡此皆未能自決欲乞大丞相速轸鈞慮使賜嚮答庶未到京口前先有定論得以應酬兩日來得江陵報北敵暫退數十里得黄岡報趙大使親提兵勦敵殺傷甚夥然一勝一負未

可盡據終是彼衆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上流之重未可高枕或又謂自京口之荆襄非數旬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坐視不問乎反覆思念莫得其說是用馳驛以稟

又

具前數日因思諸道援卒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衆我寡必是畜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輒易令别吏部權宜節制

惟於李虎王鑑援襄之兵則不過只令别吏部催督
前去似於朝廷所行不甚牴牾

揚州趙制置

令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留揚楚間
者幾人誰可以任綏御之責元戎在行則精鋭隨之所
留以居守者幾何誰實主之自揚之襄必數旬亦可倍
道疾馳否丘漕使肯任其事否凡此皆中朝與督府
所不能喻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保無後顧之虞則

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胥會之日熟籌之

蔣左史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屛營跼蹐進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慮退則有不體國不任事之謗而又廟論多變或行或尼或疾或遲一日而數說賓客既招而復散行色既辦而俄輟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

擇善之所目擊而心憐者也如此則凡所謂世間應酬人事之類皆廢故不肖姓名不得與親友相聞者非特良貴為然也今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領袁羣彥泛雪敲氷徘徊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祇嚇童孺而自山林高卧者視之則反不若渠陽遷客之可重可樂也

左丞相

比得吳集撰書以鈞翰趣令之郡既領郡事而督府亦

趣令入莫進退維谷已與之面議令且將郡事暫付權
官却相隨至前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少留或江面告
警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則賓主皆
費區處再此稟議欲且一面挈之與俱更乞鈞慮速從
所乞施行或旬月便還亦無不可李虎王鑑乃朝廷所
倚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遛不行乃知此曹假借太過
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賞罰詰責之更乞朝廷嚴
切催督別帥老成穩練今早已録白近書繳奏黄制帥

未有到鄂消息安郢路已通而襄陽未有一字不知朝廷亦得近音否常進被擒偽盞偽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領書皆無之此必有一人在境内撰造此等報狀以怠我師

左丞相

去夏妄有奏陳北寇和亦來不和亦來葢其事殆如金人之始取盡金帛子女指呼將相必至盡空國中而終於不能免始亦臆度之詞今身履目擊則既有其兆矣

而况表裏相應患在肘腋只如齊安今已坐視四郊之
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韃使之往來潛交密約人
情恟恟今漢東張龜壽棗陽孟璟迭爲應和以假子質
于賊賊以此子示于衆於是息棗永間皆爲動揺孟張
二人始以和欵賊今反爲賊所欵而崔文舉遂至舉息
城率軍民以拜寇讐然則非和也乃叛矣度自此諸人
必皆望風投拜長驅至黄黄既以和爲信漢之東淮之
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通行無礙韃必長驅而來東

南上流為所掩襲民無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怨于主議之地以大丞相忠貫日月人孰不亮其心然不虞禍之必至此則將何以自解今姑録盧光等處報狀以呈更乞速入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

左丞相

所當經理之事頭緒正多今隨筆具稟如後光息間事必有公申至朝廷今以尤帥書録呈王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生近思書備言丞相訓諭丁寧敢不奉

以周旋第恐不識事體者奉行過當轉失初意又慮萬

有一如金人之始竭力以應之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

鈞慮也

均房光化棗陽關守已劄趙大使選官奏辟一面任責

措置却俟奏申之上如其所請庶不失時也

制閫當移寘江陵而襄陽以安撫都統司實之此趙彦

仁未移司以前舊規也某去秋十事之奏此居其一今

從別紙摘録申呈此不可緩或者又云一趙制荆而一

趙師褱一尤制廬而一尤守黄一吳制揚而一吳守潤此亦一說也陳何黄三人則可以毋動不知鈞意以為如何謾以所聞拜稟不敢固必

新復之郡日削削甚則人心益揺及今速為收斂則尚可以専意内治免於空内事外欲乞速留鈞慮密授此意于邊師

春耕失時此關繫不小已不住督諸將進勦慮出其不意而淮右未有寧日也民不得復業尤費區處盖所在流

孥已充斥將又有盜賊之憂當招强壯而無貲當恤老孤而無米

蜀中制總當豫為儲代比得鄉訊謂趙丁皆稱疾不豚事始亦疑趙以丁有暫行制司事之命丁以陳隆之有暫權制置副使之舉（聞制司未下仙原時出此便宜劄子）故各引嫌遠禍又疑此何嫌之有朝廷之於丁有云俟趙某回司日依舊而制司一時便宜事已即收回二公奚為至於堅卧不起也此得故舊書則云因潼川制置副使之除便謂

決不更增一制使必是姑為此除到蜀則别有改命以為趙與丁之代葢潼川創一制使事體稍新亦恠外聞猜疑不得潼川安撫使置司于瀘州若欲移安撫司于潼則如明降指揮移司而瀘州仍用淳熙以前規模只置沿邊安撫或止是瀘叙長寧安撫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為郡守如故此亦不可緩

左丞相

目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元顯不知何

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朝廷委曲周旋不使之來否
若奏事而後來則五六月後方到任恐緩不及事措置
失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端訪問從別宋才參謀
得一人曰劉顯德嘗守鄧州於安知地利人情極熟亦
有事力可以為防守賊至有以待之行府已一面令星
馳前去續具辟牘以聞何總卿忽移疾在告未曉其意
已移書勉之或云嘗與王旻忤今趙大使方來究詰張
帥元簡誅陳馬奴事懼相及耳未知果否若是則當開

心見誠以待之無他慮也棗陽當及時修復巳趣襄閫出師而令別參謀調遣見屯漢川人馬以會合迎遏共圖勦逐別大巳從吉或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稟胡梲守郢事蓋得諸僉論郢當用武人如大洪山張順之類謂胡梲不得郢人之心而荆門之人却甚望之若移之守荆門而朱荆門為湖北倉以旌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倉久病廢事故耳凡此不敢具公申併乞鈞慈詳酌其可而行

左丞相

得鄂渚何總卿别參謀書襄閫已移治荆門事勢大異已具奏聞外其雖結局既辦尚隨宜區處欲以别參謀為京湖制副江海假以襄陽令急往措置盖萬一襄城為賊所據則關係不小也然皆未敢輙行趙帥同李虎王福諸軍必來江陵為後圖本當劾趙帥敗事今未欲便上且劄令再自督勵將士以功贖過餘更俟探報的實又續有稟

別參謀

某游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參謀與何總卿隨宜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劉虎留之甚是昨日行府亦已劄下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正與二丈之意暗合趙勝劉顯德張龜壽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牘已上隨州已助十萬郢亦當助五萬荆門五萬並於薛督幹錢內支自總所或制司措置發去行府無人可遣也

左丞相

襄事竟至此趙師雖能斬旻以謝一城之民躬冒矢石
率先將士以殲賊衆然棄城之辠於督府不容無一辭
已徑上劾章若施行之輕重則更自朝廷處分惟是某
控辭與自劾之疏却乞丞相力爲敷奏或因此罷免則
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事尚有天幸李虎王福本
援上游前襄陽變作之夕無此兩軍則北軍誰實制之
趙勝劉虎尚留郢渚前數日來郢復漢軍之郊無此兩
軍則一方之命亦無所托今趙勝守漢川劉虎守漢口

別參謀何緫卿告急只得從浮光輟萬丈勝一軍速趨漢陽文勝自光至郢自郢回光如李虎諸軍皆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先至忠勇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矣已劄王光州郡錢支犒又與別摘精鋭付之又照使宜指揮為轉一官予一金帶雖自知専輙然勢亦棘已奏上不容待報也

趙大使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領使司公申益

聞其詳幸而殲渠之後盡戮餘黨亦一快也第百年生
聚一夕而燼方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暫留數
日以俟事定連日郞復漢陽鄂告急江面震動只得隨
宜區處妄意欲乘此時將南北軍分明告諭析為二處
庶幾不相猜疑兹以榜文納呈又作兩差劄欲委官前
去開曉就作措置而難其人須得北人素信之人方可
諭意如夏刺史黄防禦二人不知便以此委之如何蓋
恐尚書方倚之為用此間不欲徑差若得此兩人肯行

則事無不濟更在高明決擇或試與說定方書填劄子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人中差一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台意别差一兩人無不可者北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所歸者皆可以併爲一屯長在漢北爲國家屏蔽亦兩利也

別參謀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難於聽從其言萬一民情一動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士因而棄去必曰此督府

之令也此關係甚不輕有如珂里則是軍民自棄去官吏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盖民之老弱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亦動軍動則官吏誰與為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思隨宜區處然亦不可出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為寇所戮如沙市之事也

趙大使

峴首事體數日間不甚的實某雖已為去客正自不能忘情伏想執事食息念之不置也昨亦嘗數遣人偵探

似聞有劉廷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勦逐殘寇發蹤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詎容不加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指揮轉官陞差少慰其心至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執事是望有如龍學世濟忠赤似此等布置當不待贊成其審能集事望賜垂報徑從使司上之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功也

游侍郎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調遣將士應副錢物區處事幾

上流諸郡甚賴之謂之有益則固無赫赫之功也世衰俗薄任事者多疵毀而全軀保妻子者吹毛求疵令人無復斯世之志只有速歸以苟全性命又慮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入而諸邊帥闒揺凡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設險之時而無人任責蜀事尤可寒心此天實為之也

左丞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遽置不問襄若不守則隨信郢

復荆門皆潰矣郢距襄二百四十里水陸俱便且那得重兵于郢見可而進萬一賊據襄之上流知郢有人必不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而至沙縣臨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荆襄江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謨必熟講及此

安總領

某自二月五日方抵九江就近應援光黄未及趨荆鄂已被序遷入奏之命命下之數日適襄陽為王旻北軍

作亂遂趙大使雖幸有李虎帶淮東軍來援襄因得誅
叛而趙不可留襄亦焚蕩一空遂退保江陵以此朝廷
又欲留督某凡六拜疏僅得結局指揮非是辭難盖已
差史嵩之子申來鄂則和戰異議事多窒礙矣某非是
主戰者目前如招軍聚糧修城固圉之計何可恃和而
弛故只得速退以聽廟論區處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
紛又不知何處可避也

丁制置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樊城而襄為北人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如夏全黄國弼之類情偽皆未可知比遣别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領事後又未知作何區處難哉難哉史子申已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倴衋處而識者滋以為憂今幸江南無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人情大恟懼深恐激出内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無置身之地則有侯景之慮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為寒心諜報多言敵人

今歲來寇只在七月間又必先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嚮未知蜀之受任諸賢何以待之久無所聞矣

李大著 心傳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為只有閑退為是或難之曰此時雖閑何處著身則答之曰譬如一人徒手一人荷擔而猝然遇盜則徒手者不輕於荷擔者乎或曰兩人均於一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襄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棗安為盜所

有遠而光黄亦復凜凜荆鄂遂為劇邊矣今雖召趙而以别宋才代之其利害又在乎新故之交而後來憂端則又在乎吏子申到後和議欲成未成間也未成固有韃患已成則非特一侯景耳

京湖别制置

今和好之説誠非得已某不敢效他人執一偏之説以害成第和好若成則舊管新收之北人得無侯景反側之慮此當先事致思此説也高明以為如何又如史洽

以浮光殺降之舊而守鍾離孟璟前月念三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陵史帥方遣人至脩盞尋盟而趙淮東乃提兵至宿永宋與北人爭地事雖為有因而自外觀之待韃則和戰異議待降附則疑信兩塗於此之時受任者亦難乎其處史帥既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南來劉廷美既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之方築廬釀酒以待權皇帝之來則雖守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開府之初所當汲汲留意

左相

襄陽捷書今有奏申狀繳至朝廷或恐别大監已自徑達矣襄樊既復則京西江北諸郡遂可漸次經理此皆
朝廷處置得宜之效不勝賛慶然尚有過慮者則劉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名間便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前督府賞功超躐方懼以專輙貽譴繼聞
朝廷又特畀廷美訓武遥刺近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處分之明無如此者宜乎將士軍民踴躍用命也江

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荆門今銳然趨襄氣象一新妄意欲乞大丞相力與主持專委别帥任責區處盖江劉諸人與之情實相孚或能始終此段則為益不小也

知安吉州蔣左史 重珍

敵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西蕃古氏羌在階文龍徼外）異時彼自諸關入猶經歷關外五州然後可至洋漢沔至利猶有棧閣險阻今若取道西蕃徑抵文龍竟上則綿漢内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在掌股中矣鄧艾由此擣蜀

猶是縋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久又多造大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又創石泉軍一路徑抵綿竹漢州外縣距成都百餘里七八月後無非掩襲衝突之日若問大鈞則茫昧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師少決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襄郢荊峽由夔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於是時也諸路危急急報日至而淮西一路獨有使幣往來是猶人之一身肩背腹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茍活不待知者利害固曉然矣

鶴山集卷三十一

鶴山集卷三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適書

某邛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網羅經傳涉獵書記往往能以誦説詞章悦人耳目侈然謂如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則憮然以

失瞿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志不幸而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溺一行作吏則益不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為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有新得明年為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夫天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其之生也有年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質淺中

藐然於利祿之蹊所得亡幾而所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駸駸爲小人之歸矣因惟聖人之學十五而志逮三十而立某今也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以闚儗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爲求端用力之標凖乎於是乞歸田以師立名其所居齋擬求一語爲誌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

上李參政壁論蜀事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措或又謂眞贗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僞黃榜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關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夕潰散不免別募梢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得尾劉總郎諸公皆回荆州狼狽顛踣秖自憐嘆今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荆門亦以焚掠剽屠幾無噍類前日士民逃京之蜀今又逃蜀而還京舳艫往返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僞之汙倀倀然未知

所以免令逆曦又直指秭歸爲限將帥嘗爲奉行僞令
下歸州云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
不得迎敵近又遣禄禧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
日已交割蔣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衂惟懼金兵之不
得志日夜念此爲之憤惋亦嘗静而思之彼雖握重兵
得地形而所幸者有必不能久者數事其附金以叛似
僞豫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
利吾有外患臣於讐敵欺脅君父或又見金人與曦之

僞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鑄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懷詐孤國恩以危宗社生靈天下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西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要求重幣拘集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癈之移之誅之皆爲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豪傑撫定

則翕然歸之今祖宗德澤在人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
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即正救比者皇儲騈慶之祥又可
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旦遽取西蜀而臣之夷之
人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
得人以為助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遁
逃其未去者止是畏死而貌從紓難以待反正耳所謂
屈膝投拜甘受偽命不過暗劣亡恥者𩔖犬彘不若而
何可與共事哉四也曦本驕騃習貴不閑將畧不識事

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貲善交結未嘗有尺寸報效而超獵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北面外國奉表稱臣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曦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獨為朝廷憂者金一滅曦則蜀將淪于異域金不退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為今日計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而亦不可緩之以觖民望須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聞未熟及熱圖之

則必有倒戈以為内應者又須重為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為福者伏計廟算已有處分僭越惶恐

上韓太師佗胄論逆曦事

某聞有逆曦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出意表罔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也則以謂曦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横草尺寸功而位極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陲被兵俾之盡護諸將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虧屬久揔戎昭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

不以此時報國顧萌二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算張空北征而蓄縮自守乘時為姦自通讐敵以欺脅君父其狀蓋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蹡返棹自巫山近境亟回江陵覘知反狀甚悉不覺泫然殞涕恨不身先士卒剗劍外之草俘此狂逆也而襄安之圍未退又進迫荆門目前殷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彼為宣司計只得量緩急而為之應且

速營襄安之援其如討叛則旋為布置以伺朝廷處分度二郡之圍解則正興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廷處分又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不過曰事當重遲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衆區區愚瞽竊不謂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況曦之不道本起於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徇國者而包羞含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傳刃於曦以報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北事而未暇及此也

故且苟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為謀
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之要劇者矣漸易
諸將之不附已者矣增置百司士之受偽命者日以多
矣輕繇薄賦人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
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舉可斯須緩
乎可以易心臨之乎下哀痛之詔洗濯弊事以作人心
别逆順之理明其為賊以厲士氣亟肆赦宥原脅從之
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辨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為

之爵賞傳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虛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禄禧發大軍萬人奪瞿唐淯夔子而上號召瀘盃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為内應自萬出陸自渝合沂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劒關以扼襟喉奪盃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都統之兵亦将倒戈以為我用雖嘗受偽命者亦将

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曦幸而不授首於我則不過逃而歸金耳縱在金亦不足為深憂曦死而金為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為之圖而吾已可拔西蜀於被髮左袵之幾不免矣若掩匿覆盖悠悠歲月養禍而觖民望則祗見其害未睹其利也吴宣威威望著恩信行人樂為使彭都統雖非素望然近以拔身汙僞鋭然遠來士譽始歸留之在此亦可使血脉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内應止候朝廷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者

昨又見移秦世輔遣王大才叱皆甚愜人意去留得宜
惟未頒赦令未專責任未正討賊之名中外顒顒日月
以幾太師身佩安危伏惟力賛睿斷蚤決大計以投機
會以解西南倒垂之急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
粗知蜀人之心必不俯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徯王師
之來非若曩時諸公妄揣敵情以誤大舉之比也惟太
師亟圖制之

上吴宣撫獵論布估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呌呼不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幸甚且如此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司州郡凡有申請例蒙蠲放而蜀中賦斂繁重久為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切之需名號紛紛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密學薛田守蜀就成都重慶府邛彭漢州永康軍産麻去處先支下户本錢每疋三百文

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陜西河東京東三路䌷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衆不請者不强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司始增價至四百數入裒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約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錢三百疋疋為錢一貫七百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之為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竒價例

不等為錢一百三十七萬七千有奇有裒折數二百文科一疋者有裒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以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十室九空往往流莩轉徙化為盜賊只如成都漢邛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剽掠之擾則其他磽确之郡可以推見遂使亂臣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為固結人心之術愚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絃而更張之則將安

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待制儻有意焉則自餘名色之徧為六十州之患者當繼此以稟伏乞台照

答虞永康剛簡

齋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精密非有涵泳省察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謂人之希聖資蓋鮮夷亦或僅有而言人之能有志於希聖此資質絶難得來諭乃以人皆可為堯舜凡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下一資字恐未可草草

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善不以賢且智有餘愚不肖為不足今止言資則別有說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昏明清濁得氣之清明者為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為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為堯舜亦無不可然則謂之鮮夷亦不妨否教

又以同人之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
而同之之病我材甚良我年孔當捨彼舊轍靡爲物降
却方說三十而立以後事至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
外假即嘿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踰夫孰禦者
則彼其詞意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守不甚
痛快誠有如來教之所謂踈略者至於雖則云然有言
于兹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希聖則猶是二以身體
之從向上着實克去則方是一故曰必也貫之若逐段

做去乃是非一須是貫得精粗無二特孰與不孰有差別耳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兩說稍似間斷亦嘗如來諭所及者面質葉文其說乃謂此二語互發作文固多有此體因復舉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恕之極至處在學者分上要切己體認只是從盡己推己中心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為切近如世間人所謂忠於君父忠於友朋及恕心恕法之類大槩同此一說忠即體恕即用即所謂大

本達道不可折看也來教又於一貫之後將子思違道不遠之語滚説在下不知在高意亦嘗分别否盖曾子之忠恕在聖人分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思之所謂忠恕乃在學者分上言之所謂盡巳推巳之類是也此處亦不可糊塗看過來諭又云巳者忠也不施所欲於人恕也但盡巳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今只一箇巳字便説巳者忠也却恐語脉太快意義反未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教從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

是有如字一音舊見先儒多只作平聲讀義味稍深長
蓋言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胡氏所
謂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
最為詳密今來却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固是古註亦
有此音前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心一縱其
失如何惟聖則能從心却不出矩詞義俱似未瑩來諭
又謂自志學至從心之序所以示學者使之措其功此
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惟朱氏所云聖人生知安行固

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此一段義比諸家稍密併以錄呈

又答虞永康

來教所謂資性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稟之說先指大本乃及其次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别亦須别白令分

曉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資注云資材質也程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前輩論資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資生則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之所取以為始者資字只訓資取資藉之資却是必欲以是解資質之資固亦可以牽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令一語可盡不費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某非强為葉文主張者但見其人之希

聖資蓋鮮夷之句與明道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二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害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之所論者皆是性之本體故人可以為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言之而藥文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之鮮夷自其異者言之至意與用字各不同故不免有如來教之所疑爾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意便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理已者忠也只說恕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一已字作忠字便傷於鑿

語意反不渾然如何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聲讀似不費力今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亦說得去但來教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出於心人之有欲即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此則不然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若聖人既以生知之質學力又到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欲爲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區之意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謂避得放縱字少病耳有如來教

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同更無用辯

東孫蒲江綱

某伏準使縣關報成肅大祥齋筵督令陪預三日拈香契勘祖宗故事丁憂人既解官不惟無職位版綬且併去階候服闋日則須從朝廷再給告劄然後繫階受任南渡以來雖號為禮文多闕然知禮者猶能遵守故實錢周材既免喪辭免召命繫朝議大夫銜張魏公免喪歸家止著白涼衫客位用斡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末

有衣冠見客識者是之今禮學不明此等事不復講行士大夫亦多罔聞知况某兄弟新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所當有詰朝之事君命以常服見兄弟自無衣冠可以趨鏠下陳元付下台緘輒用繳納併略以已見求教

又柬

某昨以兄弟各在齊斬於成肅大祥齋筵未有衣冠可以陪預且見縣胥所持告報之緘雖寄居之有喪者亦

存舊例尚存階位無異常時方兢兢在疚受之不遑不
無惝怳因試引先正一二事籍以為求教之目庶相與
講求至到非敢矜知衒博為無益之辨以溷清聽伏蒙
教報縷縷盈槧論議正大啓發為多然細加玩繹則畧
似差舛於區區寡陋未能釋然蓋先王之禮制以君服
同於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后之喪以尊無二上則
不可與君比故禮為王斬衰三年王后齊衰不杖期而
孔門問答亦謂居君之母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衎爾

禮固有隆殺也今主上於太母之喪若引先朝故事惟
哲廟於宣仁后正合此制元豐末百官為神考服斬衰
而元祐末百官止為宣仁齊衰不杖期故范純甫於元
豐末則引經建議論易日月之非元祐末未見有所奏
陳台諭謂宣仁之喪范嘗建請豈有所考耶望詳賜指示由是觀之則太母之喪
當及期而除今朝廷行下州縣皆令百官於大祥日服
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故實累經先儒講行寔為至當
臣子所當遵稟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無由可與今台

諭所引曾子問數語乃是君薨事施之於一國耳況在今日似大段有礙不若勿引此事爲佳台諭又謂慶元初高后之喪晦翁申明范説高后尚在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而晦翁去國乃元年六月有如台諭所及者乃是爲孝廟發耳區區於禮經於故實皆某之所未能悉知正望不鄙注以下教

鶴山集卷三十二

鶴山集卷三十三

宋　魏了翁　撰

書

答客山張監茶伯淳書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鈐品人物為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目言之如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吕伯恭張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趙元鎮傳至樂則以

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共甫諸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甞為宰輔或歷顯要故名在史冊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槩之恐不無玉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鄉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録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於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真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為文字之累耳台意以為何如此外又有來

教之未及者敢復畧以所記憶備采取尹彥明焞馬時中申胡邦衡銓翟公巽汝文李泰發光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義胡康侯安國胡明仲寅徐師川俯韓子蒼駒曾吉甫幾曾天游子諲李愿中侗劉彥昭子翬王聖錫應辰蘇養直庠陸子靜九淵子壽九齡若此等類遺逸尚多今隨筆寫呈不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僭越如江西詩派二十家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

又未知今詩選斷自中興以來否若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匆匆且止此可否更在裁度

代南叔兄上費參政壬寅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為出治之名而能乆焉無敝者葢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敝故名之立弊之伏也國家承五代之亂寓縣紛裂藩臣恣睢太祖圖惟治要率籲羣獻崇本弱支而禍亂銷省刑薄賦而民力裕舉廉黜貪而吏治核信賞必罰而兵政舉隨事綜

理曷嘗揭揭然標一說以立國是而使天下必為是說之從太宗遹祇前緒卒其伐功真宗享有太平粉飾治具仁宗益加涵養無所紛更英廟雖有國日淺而持守不變百年之間朝廷清明六服綏乂遠人軌道百嘉暢茂升平之久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自熈豐大臣始以私意誤國以祖宗神明博大休養生息之政為不足以快其意也乃始創為出治之名以竦動羣聽頒之有司者曰新法頒之學官者曰新義上之人既立為一說以

風示天下新進用事之人又相與而朋翼之牢不可破由此者進異此者黜行之未幾衆論譁然元祐力鑒其弊而更化之名立不欲已甚而調停之名立紹聖親政而紹述之名立自豐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享上之名立也而花石病民中興之初憤國勢之方衰痛皇輿之未返上下振厲激濯以復讐為事而權臣闚見罅隙乃始標為和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墮黨崇讐損威納侮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剥喪以

生寇心孝皇初政鋭意治功而恢復之名立士之求合者又皆大言無實迎求時好悠悠歲月莫有成效而其勢不得不出於責實責實之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為能也有不屑於為之者焉而道學之名立士皆惟學之趨蓋才智者之所弗樂也而立為偽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以次擯棄又慮其太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於兵連禍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久上下恬然今又以小康

之名為治矣名相紹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趨於競國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救弊為事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宗早叚政路方權姦擅朝以排擊善類為事士鮮不趨和承意者而相公拔然自立於流俗之表曾不得以戚䟽及兵端欲萌士之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學禁之日而相公復浩然勇退於衆咍之衝曾不得以縶維於以見相公識趣之遠無所偏倚有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幾及天之欲平治天下使其

久安無變而不為一僨一起之勢也捨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妄有窺度如此惟高明寔可否之

上曾樞密從龍

某與執事别十有三年矣執事才諝機識蚤悟夙成自冠倫魁迨居册府克自抑畏無有祇悔越守偏部貪吏之怙勢者抨之凶卒之亂法者僇之蔚乎風聲雖老姦宿猾莫不股慄焉暨還朝列隨事財正無所撓屈海内人士於是咸屬心焉亡何西掖北門南宫東省清資顯

序涉歷殆遍而天下望之爲丞疑該輔矣會有旱蝗星緯之異降詔求言人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言之也朝有讜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事之在外省又嘗看詳之奇不惟噤無一語而是非乖刺忠佞倒植前日之屬心者皆由是而惑不知所云然猶曰位有所制耳南渡以來蚤踐政府惟張忠獻公人鮮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贊宥地而士猶以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考諸始進柬誼不疵故翕然信之不疑況比年以來天生沈嘿

忝佞之徒布在世間相師成風為士者苟見朝廷登用稍可信也則執事者交慶幸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往相謂曰我知曽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戢貪傪暴者也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屈者也明日有忠言廟上者有正色率下者必曽公也有深識遠慮消患未形者有洪量廣度為善類宗主者必曽公也於他人亡所幾焉而曠歲綿禩且不惟亡以厲人也以今時事二三年前殆有旦異而晡不同者矣問之事權統體益皆

難言而邪徑滋多正人疎遠奸諛相習集詬亡節俗日以壞外焉疆埸之事則汎無所主非遣使則奉幣也非殺降附則戮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脇手足之間今且潰裂四出矣猶不能引義盡分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廷臣之稍以剴切自見者既以次補外而法從之臣僅為儲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屬心于執事者至是而惑滋甚然或者尚有言于了翁曰宥府掌戎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裕陵嘗諭司馬公曰樞密本

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公亦曰今未受
副樞恩命則猶是侍從之臣也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
然則樞臣之職固有所拘而不得如侍從之皆可言今
顧以是責吾曾公無乃未識事體歟曰不然裕陵固拒
之詞也司馬公辭遜之語也追其終不可辭也胡為今
日拜疏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呂正獻公直
三舍人攻呂惠卿攻李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
以樞密名有嘉謀嘉猷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世惡

得而聞曰入有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大臣之所當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彙進矣庸才以過出矣恐詉集詬之風亦庶乎有弭矣將不違衆而賂𢈔矣疆事庶其有備矣流亡降附者定於一矣彼垂亡之寇莫余敢侮矣而粃政蠭出憂端蝟起如行邁之靡所臻也舟流之不知屆也豈嘗有告而吾君未有行耶吾相抑之而不能以自靖邪既不見疑於君又不見忌於相則是未嘗有告也然則盍去諸曰抑未可知也陽亢宗擊裴延齡

於七年之遠而韓退之乃責於五年之時范希文爭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鄒志完論劉氏事於朞歲之久而田承君乃期之於拜官之初是皆不知其心而輙為早計以墜言於友也曰不然彼不過爭臣耳當世之士期之已若此矧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而尚曰有待云乎哉今以范鄒之時考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昔人於陽子則蓋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曰德宗猜忌進任

小人此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幸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以去也此最為古今確論今曽公之官不為小矣曽公之時不為泰矣曽公之居位不為近矣而裴回顧慮未欲有所建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諭於斯也曰今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曽公曰戚之則涕泣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道之子謂我於公戚乎疏乎彼貪得而忘忌憚者吾不責也公非是班也以鼎盛之春秋處

素定之榮進無慕其富貴也名聲赫於治郡風采聳於
立朝又非無所見於義理者也道合則行否則奉身而
退公非有所甚難也或又曰子之責曾公是也雖然大
厦之傾非一木之支今事勢若此一曾公獨如衆人何
曰不然也蔡京之凶狠今安能與擬宣和之季李梲勸
京以收斂敝事張嵲勸京以收拾人才彼不過一郎官
一館客耳猶能一語而合况執政之於宰相乎蔡京以
二子之言急有所改作固已無及於亂今可不為之寒

心耶某既與之反覆辯數又謂是說也不當有隱於執事故詳書之以告惟執事審思而亟圖之不然則進退固可於斯時決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其忘之哉

上史丞相彌遠

某曩者為郎兵部竊見白身忠義人一項在邊疆捍禦不為無功於朝廷爵賞亦非有吝而上功已久實惠未

加雖給帖補授名目宣撫司雖批跋付身送轉運司注
授差遣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朝廷批狀下部勘當部
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依違其說申請朝廷指揮
且如嘉定十二年春敵犯興元金牛大安四川制置司
招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董侍郎徧作公劄令所在
州郡勸請土豪上户糾合丁夫先補官資且許以便宜
書塡告命續申朝廷優與差遣於是有棄家蕩産以應
募者卒收殄寇之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授嘗推尋

其故蓋緣本部止是承受嘉定五年六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以後忠義立功而嘉定八年以後忠義人即未嘗承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敢指定回申只得備坐元行申取朝廷指揮朝廷又以人數猥繁一開其端必有濫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某竊惟御前大軍雖為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老弱未盡揀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忠義人以為用況所在諸軍間有逃潰慮其間同類相煽則往往發忠義人追捕

亦是藉其聲勢互相彈壓若省部堅執前降指揮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甞讀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疑且欲行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況曽經帥閫核實批跋轉運司注授保申未必皆是可疑妄意欲乞朝廷速戒攸司檢會兵部元申早議斟酌施行

又契勘得信陽隶陽軍有鄂總軍立功普州茗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皆累年未與放行緣是創立

軍額未有比附推賞體例若一槩送部勘當有司必是拘例回申須自朝廷特與從宜區處或且比附陜西義勇十資法略與循轉亦足以稍示褒勸併乞鈞照

丐祠上史丞相　彌遠閏八月十六日

某比者偶嬰微疾寖久未瘳始謂痁瘧之常不難蠲損已而藥石無効證狀有加晝夜惔焚連聲嗽逆氣血銷鑠形神索然自揣餘生未知攸濟乃前月二十八日大

丞相即省中受謁某猶得强陪賓履之後羸瘠之狀已自略見迨旦日再欲扶憊而前則已不容自立矣嘗托杜侍郎控懇曲荷鈞慈軫教以治療之法感入肺腑繼以大行皇帝棄捐羣臣扶疾入聽遺制雨冷衝冒加以哭泣幾仆遂謁告將理又蒙優假使得卧家今百藥交攻羣毉並集而頑然沉痼辛苦難任慨念某本起寒遠幸以載筆近六符之光而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如不蚤自引退滿盈擬灾則顛隮在前上孤特達之知下負宿

昔之志闔門百指狼狽阽危是以冒昧引愆歸誠造命仰冀俯垂惻憫察其非無戀德之實而抱疢已深憐其非無報國之心而遇灾可懼俯從所請姑畀祠官使某得辭避寵榮消塞殃咎保全餘息歸返故鄉是大丞相再造之也詞情俱迫不避唐突之譴分當抵罪

再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閏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立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涵地負姑逭譴呵特為敷陳未賜俞允自應退聽造命而危厲所迫日

就衰槁懼鳴號少緩將有先犬馬塡溝壑之憂敢摅丹忱上冀矜念某起身寒門少所疾苦是以病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剛劑丹砂雄附錯雜並進務欲驅除宿冷而變証作熱極天下冰寒之藥無不備嘗生犀鼈甲不足以滌骨髓之煩三黄二胡不足以解表裏之燥加復喘嗽上逆腥涎𡙡沫晝夜數盂四旬不得就枕羣毉無所用力每一熱至則諸證交作氣息悶耗不蘇自抱病以來一食不能以一合肌肉消盡骨立

可駭深念孫邊之蹤向者一去脩門垂二十年分絶榮望忽叨收名再忝朝蹟兩歲之間五叨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萬分顧病勢日侵頽齡難制願大丞相動心興念曲為開陳賜以骸骨使歸故鄉若幸保餘生則尚有圖報之日或即没于地亦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而愬伸箋引領䰟目俱銷

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乙酉

某迺者不避譴呵再控祝鼇之請既請之二日而鈞翰

不報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詞謙身貴而禮恭顧惟何
人蒙此隆遇所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誨之時再
上之劄已達于走書吏矣敢冀鈞慈寛其方命之譴矜
其不移之愚以全其易足之心速賜化筆廪之祠官俾
得早扶病軀生返田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領俟
命以刻為歲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不諳土風誤信毉藥客邪不解疾證交攻再乞歸田

未蒙從欲嘗蒙面諭不必重陳洊領誨函未須再上以大丞相丁寧告曉委曲存全寧敢瀆詞以干方命而自謀甚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同列矧服華蠲陛列屬汗青人謂寵榮已獨辭避非甚有不得已豈肯屢為卻圖茲敢述至情具詳公牘終祈鈞造深鑒曲衷仍矜頻瀆之愚勿憚敷陳之數使其少休精力以絶病源則生全之恩隕越圖報

四乞祠上史丞相彌遠

某冒犯譴呵僭陳懇欵人微無取天假其逢荷大丞相
特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相眷留之命已至再三疊
是非常之遇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今得時得位少遂壯
行之志而薄命所牽餘殃未殄十二日被命詣天竺祈
禱出城上馬道抵山間風雨所乘冷入胸腑風有蘊熱
遂成擊搏寒熱交戰頭岑目眩困憊無聊昨殿講初開
偶當侍立儒生榮遇孰大於兹而已不能勉强扶持以
趨講説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乞告至於今日寒熱未

解巳具公牘控告朝廷乞畀祠廩復扶憊躬自布此申述其私如蒙鈞慈特賜矜體念其荷知二紀被誨再三非有甚不得巳寧肯自棄于造化特為敷奏掄會累牘早賜施行庶幾保全微軀歸伏田里茍未隕越尚圖報稱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彌遠九月二十五日

某猥以孱庸久汙化治每念君恩未報衰疢交攻謁告請祠誠非得巳今陳情四五天聽邈焉樸被俟誅無復生意忽叨誤柬躐貳冬卿孤遡之蹤衆毀所集分絶榮

進而寵靈驟及震恐靡寧使非大丞相特垂矜軫倍賜
埏埴胡以有此心非木石感極涕零獨念士之行已惟
於進退辭受最當致謹今請祠謁告亦既累月若饕榮
冒寵不知引退則不惟病軀未易支持而内愧初心外
慊物議此而無取它亦奚觀伏惟大丞相盡人之情愛
人以德必不使其周章錯愕以貿於去就之分重為知
人之累也某已具公牘控告朝廷如蒙鈞慈特為函致
回天之力檢會累牘畀之祠廩則始終恩遇倘其未殞

之年莫非圖報之日也

小貼子

某尚以寒熱交摶不可以風未聞新命之前嘗申控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供職非敢逋慢以留君命仰矜咨

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煩瀆公朝干黍鈞聽揆情致義當奉誅斥而大丞相獨加優容且於

人言紛擾之中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屐竭厥
既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生死肉骨之
不翅矣尚復譊譊干煩未已寧不知過而繩以去就之
義終不遑安昨嘗一一面陳已荷鈞慈不賜嚴拒某仰
服洪度俯愸褊衷欲嘿則忸怩于心欲言則囁嚅于口
徬徨顧慮進退失據已冒昧再修公牘控告朝廷乞行
數奏復手自拜此以聲其危迫之情引領光範不勝懼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區區危迫之悃因造請吐露無餘繼又借脩尺紙以伸歸依之悃潭府深嚴未知有無登徹而某寸誠耿耿食息靡寧昨夜忽被省劄仍頒不允之命方聖明御極俊乂盈庭雖無百參何闕於漢而眷留之命已至五六屏營跼蹐無地自容當挈持病軀黽勉就列而再三顧慮令保全覆護惟吾君吾相是賴然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雖有無不可臆料恐萬一有之則必費朝廷區處外而制閫猜疑已深既移怒於其兄弟則在原之義坐視

弗恤亦不遑安於某孤微之蹤久近遲速終於一去然與其去之於衆毁交攻之後則不若聽之於累旬屢請之餘仰恃大丞相知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其私

辭靖公洪守倬月給

某伏蒙軫悼羇旅錫之月餽盛意攸辱卻為不恭顧以戮餘束躬待放致館授粲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存之

禮偃然當之既乖辭受之義必資譏慝之口若謂周亦可受則帑累未至賓從鮮少杜門疏食粗無困乏此正韓文公辭孔大夫潮陽月給所謂泳命苟貪則非循省之道敢援是以歸諸受藏之府伏惟高明盡人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則躬造宇下必得請乃退併乞照亮

答滕景重處厚

處厚伏覩率性堂記云云先生首破罕言之

疑而證之以書實之以易會之於中庸此非

特清湘之幸也然而先天之學東南鮮得而

於體用之說有所未白幸示敎

某蒙示問記中所疑極荷不外大抵性善之義具於易

而人忽之不察耳周元公於通書殆發其端邵子於先

天後天之說又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亦未盡

知也先天之易乾兊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盖乾南

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

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兊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為坎者是也坤道之光而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畜牝牛吉乾元之精而為坎故坎水内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

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為虛而陽為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云云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所以為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見若此景重更與同志平章之

答蔣得之山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卦本之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為圖十為書九為書十為圖之說二者並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

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者圖書之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僕嘗答廬陵易子晉涑水司馬子已言之已悉今不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圖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過太一下行九宫數耳此不為無見蓋九宫數見之乾鑿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一圖而劉長民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

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

邵子而後大明今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

心善之僕嘗觀魏伯陽參同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

艮兌二位相對即非所謂先天圖也又云土王四季羅絡

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巳之功又云太

一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云長子繼父體

因母立兆基又云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

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

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流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則參同者雖云參合三才而其意若取河圖數為天又嘗以河圖為天五行數為地後天卦為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步斗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論道家還丹法也步斗與還丹則亦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乃知古來不特九一圖與生成數元有之雖天圖亦有之終不知邵子以前何為更無人明辯是致有許紛

紛耳大抵三圖一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為書書不為圖也又得之所當知也惜不及與得之面訂其詳姑此奉報

鶴山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

鶴山集卷三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書

答林知録 觀過

某居靖二年士風民俗久益相宜城東築室數椽為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然無利禄之誘故質實近本無紛華之説故寡欲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與切磋究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縷縷奨飾存勞祗有

感激某頃作鶴山書院記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葢吾儕分上只有負辠引慝何暇怨尤故不敢以詩人夢夢之說為然今觀來諭則天意果難諶若此又嘆窮理之未盡也息交絶遊之誨敢不敬承

答昌化潘知軍子順

某恰書山中二考溫尋舊讀粗有絲髮之進自謂不虛此行顧蜀祲未清淮氛日甚有如來教所謂淛西水災者特其一端耳每一念之不勝及緯之憂是間雖甚僻

陋猶有潭鄂洪衣間朋友近書能言流殍寇賊之害雖

皐戾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君臣義重終不得而恝然

誨諭諄諄懷人憂世之意蔚乎其可掬所以燠休羈窮

奬飾愚陋者尤極厪鄭而循涯揆分不足以當此秖有

愧荷

答武岡李通判

來諭俾作一賀緘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至不及此但

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今在罪籍忽爾破戒心實難

之恐淹速亦不在此聞遷謫諸公亦有煎迫大甚者反為所紿此可見無關得喪也

答荆門張僉判 元簡

先天廬吟蓋欲追踪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几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惟鄉閭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名形之初因理而有數

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藐之為象數則憚其難知嘗欲為之發明今茲未能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儻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褒飾太過向侍坐時精采煥煥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

答遂寧李侍郎

某自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記忽被手教承知卷懷康濟之業講授閭塾國人弟子皆得有所矜式古所謂父師者非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焉私淑之功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云云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他時面請所以教也來諭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曾有藳不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拆開蓋經傳中著一

而字即難截斷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來者之類皆是上文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之相似為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人言語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人之道繼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然後申言尊德性卻要道問學致廣大卻要盡精微云云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日用飲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學上

達同義亦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諱云者不欲盡言此名未可用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

答任總幹

靖為天下窮處其蕞陋又在峽郡下而士風不惡民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況山深日永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肩吾相處久益有味而妻帑自長沙來後數百指之聚無少不寧凡此皆異時遂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

答長沙李縣丞 亢宗

某居夷已兩載餘士風民俗久益宜之山深日永溫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請正以學未能信欲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譴投之荒裔蠻徭虎豹之與居然而黙陟理亂不通於中州得以畢誠盡力於所當事却使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遲速久近一聽其所之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反覆惟念終必無益今來諭以釣名樂

禍為今日猜忌之病亦有取於前言之是邪

答曾參政從龍

飒飒風說文凤也有假道求見之願忽聞移鎮茫不知再晤之期傾戀積臆亟馳尺帋控叙萬分敢謂隆謙特垂損報至又輟遺行理寵貽眞翰申叙惓惓者如此既深悚愧重以感服右揆久在告中書之務必且滯淹況於該輔名流出處去就所關不淺目前攝治常程文書者寧敢便有可否相公只得為一方之人更作數旬留也侶為

發廪振糶不惟克紹前規往往以少府之餘財為之代償厥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工夫而徒假外飾如釣誨之云者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奬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褒儒録後大率若此某近又嘗為黟陽作學記恰寄到墨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

答劉提幹子澄

濂谿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邪篆非一事不惟立柱打捲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貢字篆額以工下從目從火為貢既不可曉而火字下不可借八字蓋一筆寫成自下而上者惟𧍧賊字耳今試作一字以見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鐘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小篆合此難以紙筆盡也癸丘當以孔孟為據豈可舍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為有根柢恐止是枝葉非根柢也文章惟有識為難而考究非難事耳

答贛州聶侍郎子述

得中都書報二事其一謂洪守繳侍郎所與書其一謂王平江偽撰某所答游提幹浲書本亦繳至當路既又聞洪守繳書事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者以告于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使令傳播郡國以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為疑祇益嘆侍郎風誼之厚而使洪

守濫得此名以殁方欲為之發明而未遑也平江事則往往有之未必游同年本心大抵君子羸得作君子小人枉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侍郎之歸志浩然某每侍從容聞之已熟況如臺中有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藉令誠有繳書之事以成歸志以益美名固亦洪君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謝之未幾侍郎以華職要藩得請而去羣疑浸釋然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為樂也嘗欲寓便奏記以候啓居以致異時眷

予之謝不惟萬山間無便可託靖與湖南諸郡為鄰得朋舊書往往謂峒寇未盡除因是亦疑莫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除未遣而行理之問忽已墮前既知體安志明政平訟理又聞元惡就捕餘寇有不足殄者披咏詞染謅然情味之著豈勝慰懌近詩章敎語平韻勝主人心事與山川風物炯其如見臺記偉甚書篆亦稱併用嘆畏是間為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可寄興亦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謾録呈却苦碑版文字相撓三年

之間不下數十篇就以近日數篇仰干是正安樂必敬之堂作篆字去然集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於明皇終欠古雅故前輩不甚有若只裁作敬安堂三字尤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之詩竟字以古無土旁不欲篆隷作楷字去眉壽堂古來眉壽字非麋即賫今若用上麋鹿字恐似詭異作古篆三字以呈

答張大監忠恕張忠獻之孫

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者

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惟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曰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左丘明體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必欲歸一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

恠此自無妨況已刻石亦不必再修换徒為鄭重惟是改云南軒晦菴則軒菴之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盖前輩只以所居所寓山水為名如伊川横渠濂溪涑水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聲隅㠎頑六一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謚者而軒菴則自近世盖軒因車得名菴字無所出以是為敬殆不可曉愚見又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答張大監

某伏蒙别紙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黙體者不能敬嘆敬嘆仁敬初無輕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拳跽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二字甚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能敬者也下一語寡病

上一語似以世之謬為恭謹者為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為敬也盖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摩元碑重别鐫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裁度

答袁衢州甫

靜壽傑作義味淵永又以覘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此則施諸有政益可想見況絜齋慈湖訓語朝夕左右所以與衛此心者至矣何當籩顧夏諸賢之列相與共講

山囚瀨勢瞻晤亡從祇有悢悢浩氣說剖析精詳皆不
易得惟以三勿為二勿稍似欠闕耳某山間三閱寒暑
於六經名數文義上重下鈍功夫的然見得古人所志
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劉石之亂影滅跡
絕豈無經生學士隨其才分有所建立然騖於高遠者
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為卑近而安
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詞章為學問之極功
所謂合外內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

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實未有所見者勦説雷同為聲利計以為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為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推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篇不得已而為之者謾録求教其視高文猶禪律之不相侔也望為過目以一語可否焉委作静壽字當更增一堂字方為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耳三衢為舟車之衝而廣微以静鎮之曾無留難又以暇日為士友周旋於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

事不可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東歸故廬外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深識遠覽無顧乎其外抑不知何者為外國事濟否民生戚休恐亦非於我全不相關況東歸之地今為天下劇乎論語於不在其位之下聯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每疑下位字當是正位居體之位蓋因下語而推廣及此然因此二語相連後世遂有以分所當為而疑於出位者此其差亦在毫釐之間高明以為如何

答黄子才 幹朱文公外孫

陳司理欲得遊高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賢不說一偏話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升高上達之意多兼古人樓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在下如明守下欲著一樓字又見妥帖今先以青山閣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為如何

答張大監 忠恕

別帋申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厪毘意無他但見南

軒初謁五峯五峯首以忠清二事令其反覆究玩書問至數次往反最後五峯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甚幸由此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謁李延平只是教它靜坐作居敬功夫由此有得前日仁敬之說蓋據實言之耳大監前日疑得極是雖語言未瑩然得此開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來教以為不必易闡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學六字甚善甚善

答德慶陳知府宿 獻孫 陳正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以行吾志安定更八都尉羌患不息張然明鎮以一廉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也若此况如賢父兄禮義之訓浹洽心耳必有以大慰遠人之心者

答丁大監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忠肝義膽見諸告君之疏發諸送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乎藉令先期得請而去終不免於論以是而歸

其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為包羞則亦不自鏡見者邪其
泝江而上聞沅辰道嶮惟潭邵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會
安北望遣子親迎遂以數日間辦聘留家于潭而自與
朋友李肩吾及長兒之靖靖既奠居明年取家以來却
令安壻略挈輜重還蜀今居靖者尚有二百指之聚所
幸風土惡得免疾恙物價甚賤極便羇旅而書問稀闊
賓客絕無又得以畢意於所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
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禮

無窮而歲月易逝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使有所著且温舊讀以發新知庶幾遷善寡過不為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恕者時遣人徵督文字往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彊酬報今姑録數篇近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况或可少寛行役無期度之憂也

答嚴教授 植

事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體不欲徒事空言然據其愚

見既坐師席易得被人推許便少講磨須與勝己者交
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
上作工夫也

答彭運幹鉉

墓道當直書今之官制如來諭云夷陵太守非今之官
兼寺簿之稱亦不典今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孰為
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太府六字以備采擇墓額作
真書似欠古雅今作隸敬享當有享字又享祀在廟而

墓非祀享之地欲易以墓亭二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
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兼審思二字不如徑榜節齋二
字如何朱元晦庵曰晦陳師復亦曰復齋如此類甚多

答許介之解元玠

惠教新作疊疊不勌深所歎畏弟委以書寫之役則有
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疏重
與疏剔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
以之參攷諸經尤為有功令咀嚼經味已久便覺秦漢

以後體格變別況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翰所謂槖山筆家已老未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趍於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為是無益也誠以此謝委諭之辱介之倘以是為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

答范殿撰子長

又從録示近詩獲覩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屨惟有歆羨竹間之屋既就又有數畆荷華如是足矣若更增

拓反爲物役高明以爲如何三扁額謹從别緘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台意否是間爲况粗適惟歸期遲速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况東南氣類相予者多勉令通一書非敢靳此以爲高眞見得行止非人所能爲山中静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禮自義疏以來重加𨌬比在我者益覺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加此藉令少緩亦姑聽之

答樊致政　庚

某囙山二年有半頼習聞師友之訓粗知義利之分行乎家人子女孚于臺隷幼賤上下相安處陋邦如樂國視兄掛冠高蹈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其爲樂天安土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之以再用之後不諂不激雖容進退所以期我愛我者厚矣顧瞻四方蹙蹙靡騁寧暇議及此哉食菜詩甚佳謫居不欠此味但苦瘠惡視廣漢新都不能爲役耳惟八九錢一升白米八九十一斤猪羊肉他物稱是此則吾蜀所無

未能和來韻且録近作數詩代之

答江縣尉　鐩

真文書信頗為行理累令復以一緘涚為轉達西山讀書記未見之曩在都城曾見條目却與今來諭云云微有不同所謂近聞云云此却未聞之祗恐問愈多則歸愈緩耳君子于役茍無饑渴則遲速本無足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于耳殆有蹙蹙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也

答遂寧李侍郎

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敘爲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老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慼也故故序及跋語既云要自別行又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

不愈難檢閲盖不以韻譜為然也聞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為刋元本五音譜賈端脩所定者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為如何

答吴寺丞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某自與吴畏齋作記于成都今二十年間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道皆濂溪鄉邑皆某作記初間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近世祠堂

太汎於營道所記已致其疑於長沙則遂斷然以為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沙本未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闕里封謚之類尤不經乃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為朱張諸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為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系世變所關不容草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援引甚詳特未見所辯者是近體或

古體所失者何韻莫

闕

已殲其衆則雖有渠魁亦獨夫耳况其未必存邪吳大
禮書亦已見之殿司鞫治全黨又稱死者可疑縱萬一
果如李儇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懼蓋頃
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慶長亦封到蜀
閫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二帥批諭則未聞可駭可
怖見說朝廷只要曲從其欲與之約和制閫亦不敢違
不知元不可和和亦無益淮東之事只作畏怯以成大
變桂帥尚不知監邪

答李侍郎

北園講肄之所龍鶴幽閑之賓多得幾年功夫聚友求志著書淑後此誠天下之至樂而侍郎之夙心也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為矯激而嗜進若為真情執之所趨大抵若此誰其挽之

答陳子敬疇

廣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之義則知人以眇然之身成位乎兩間而沈於俗學屈於

物欲其自待亦太凉矣廣正大居位道古人不輕下一

字尤當玩索髙明以為如何

鶴山集卷三十四